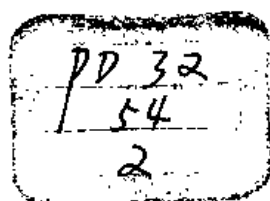


太平軍在無錫

白石編著



無錫人民出版社



EL254

太平軍在無錫

白石 編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〇〇一號

無錫人民出版社出版

無錫市城內街馬路十八號

無錫市新华書店發行 無錫人民印刷厂印刷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16 字數26,000

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三月無錫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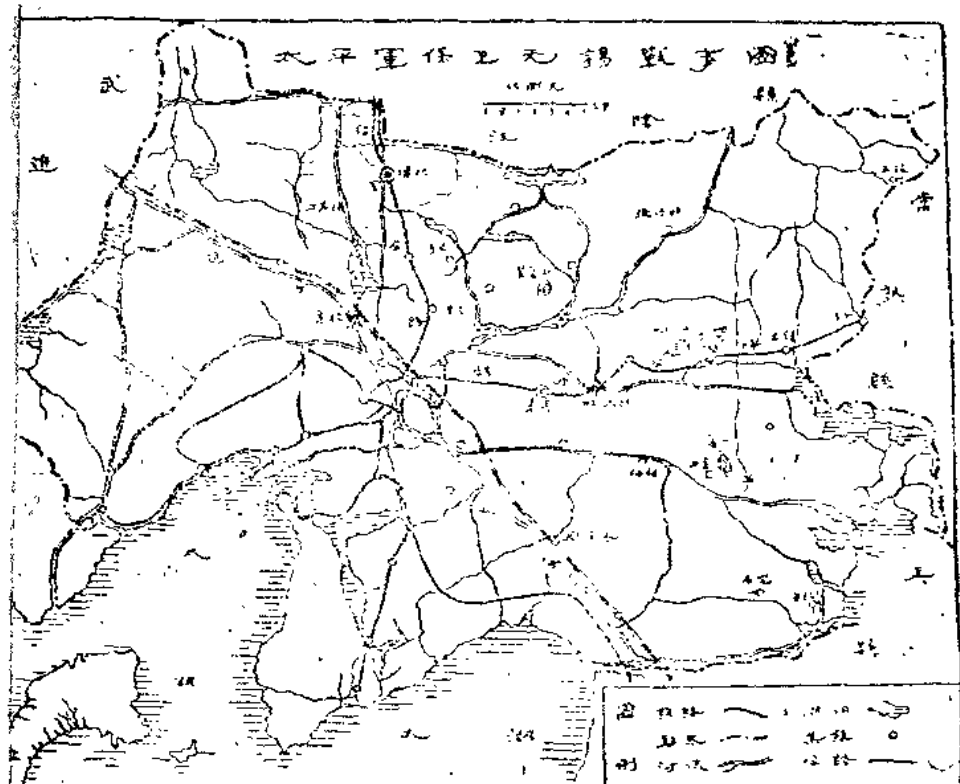
統一書號：11160·(錫)1

定 價：(5)九 分

前 言

太平天国后期，当长江上游、中游的军事逐渐转入防御阶段时，对苏南、浙江却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从一八六〇年起，太平军进兵江浙，除少数几个孤城（如上海）外，江浙广大的地区都被太平军攻下，忠王李秀成还在苏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叫做苏福省。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日（清咸丰十年四月初十），忠王李秀成在克复常州后二天，马不停蹄的向无锡胜利进军，一举攻下了无锡城市。太平军占领无锡前后共一千二百九十一天，直到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无锡、金匮二县才再度淪入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

太平军占领无锡后，在用革命手段打击地主反动武装的过程中，迅速的建立了地方政权，并通过各级地方政权实施了不少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革命措施，因而使得无锡由于清政府残酷压榨和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残破得到了恢复与繁荣。这种历史情况，长时期来一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歪曲。他们把太平军统治下的无锡说成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并恶毒的将反动武装和兵痞流氓对无锡的烧杀破坏转加在太平军头上，因此造成许多人对太平军的误解。为了揭穿反动统治者这种恶毒的歪曲、诬蔑，澄清有些人头脑里残存的错误看法，所以参考了有关文献，将太平军在无锡的一些真实历史情况整理写成本书，希望能够实事求是的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以此纪念千万个为了无锡人民从满清统治者手中求得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太平军和当时无锡农民领袖。



圖一 太平軍保衛無錫戰事圖

- 〔X〕 高橋——1860年5月29日太平軍進軍無錫之時，曾在此與清兵決戰。1863年12月上旬忠王曾率領水師大軍圍攻此地，繳獲清軍砲船51艘。
- 胥橋——無錫監軍局所在地。
- 東莊——全真監軍局所在地。
- 〔X〕 狄山——1863年9月23日清軍向狄山發動進攻無錫保衛戰開始。
- 〔X〕 楊城橋——1863年11月12日侍王李世賢在此與清兵激戰十晝夜。
- 王莊——1863年5月李鶴章首先進駐此地，作為據點。
- 〔X〕 王莊——1863年11月10日太平軍與清兵在此會戰。
- 〔X〕 后宅——1863年10月忠王曾駐軍于此指揮作戰。
- 〔X〕 方橋——1863年10月12日忠王率領水師大軍十餘萬猛攻清要塞大橋，給予清兵重大打擊。

目 錄

一、暴风雨前夜.....	(1)
二、太平軍進軍无錫.....	(5)
三、太平軍在无錫建立地方政权的過程.....	(6)
四、太平軍在无錫实行的各項政策措​​施.....	(11)
五、太平軍保卫无錫的战斗.....	(20)
六、中外反动势力对无錫的破坏.....	(25)
七、結束語.....	(30)
附 录.....	(31)
后 記.....	(36)

一. 暴风雨前夜

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袭来之前，无锡城乡即已到处弥漫着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战斗气氛。无锡广大被压迫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浪潮的冲激下，长期压抑在心中的阶级仇恨也开始迸发出来，并逐渐转为战斗行动。这时无锡社会总的特点是动盪不安，四乡农民聚众抗租的事件此起彼落，斗争日益剧烈；在乡村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城市失业贫民也开始站起来与统治者进行斗争。这时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者在人民纷起斗争的形势面前，一方面表现得惊恐万分，另一方面又采取血腥屠杀，疯狂反扑，想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动摇了的统治地位。

在暴风雨袭来之前密云不雨、窒息沉闷的气氛下，首先起来战斗的是受苦最深的农民。一八五三年冬，面长峰周、邓二家大地主向农民收租，残酷勒索佃户，农民倪孟寿领导了广大农民起来抗租，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周、邓二地主组织了反动武装对农民进行反扑，倪孟寿不幸被捕，地主阶级将他送到县里，在受尽惨酷的刑罚后，最后立站籠(註)死在县衙门前。与此同时，三坝桥平阿方与费继祖二人也领导农民组织武装抗租，他们乘三坝桥赵姓大地主向农民收租时，将地主租米抢走。金匮县县官闻讯后亲自领兵前来镇压，农民鸣锣拒敌，将那些狐假虎威的衙役击败，急得金匮县官连忙向府里请兵，最后在府、县、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农民的反抗才告失败。平阿方、费继祖等也在被捕后惨遭杀害。在曹墓塘，鄒阿多领导的农民抗租斗争不久也被统治者镇压下

(註)：站籠 是一种木籠子，很小，只够一个人直立，反动统治者用以关犯人，放在街上示众。

去。鄒阿多与其他农民領袖五、六人都在被捕后受尽磨折死在監牢中。

在四乡农民斗争的影响下，城市里的失业貧民也渐渐对統治者掀起反抗。自从咸丰初年将漕粮改海运以后，无錫依靠河运为生的六千多艘船上的舵工水手大都失业。这些失业的船工，有的流落为游民，有的則挺而走險，販运私盐糊口。所以到后来私盐販一天多似一天，官府也无法禁止。这些城市貧民由于經济地位低下，因此当他們呼吸到了农民战斗的气息后，也能投身到战斗的行列里来。他們曾几次对統治者反抗。一八五五年六月，这些城市貧民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給了統治者以很大的震动。

无錫的地主阶级在城乡群众的打击和太平天国巨大的威势下，竦竦发抖，可是他們又不甘心等死，就費尽心机，采取一切办法来进行頑抗，积极的組織反动武装来抵制革命力量。早在一八五三年春天，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后，无錫的地主就着手組織地主反动武装，設立盘查局，有勇丁一、二十人。盘查局地点最初設在錢桥，后来又迁移到北塘牛星殿。这些勇丁大都是地痞流氓，只会敲詐勒索人民，不会打仗。所以不久无錫、金匱二县知县又奉命督办民团，招募了乡勇一百多人。他們分布在北塘牛星殿及四城門口，名义上盘查行人，实質上施行敲詐勒索。与此同时，統治阶级又在政治上采取了保甲制度，不論城市乡村，都按十家一牌、十牌一甲的編制組織起来，以便使群众相互監視，加强控制。又因为各地不断反抗，新募了一些兵勇，所化的軍事費用大大增加，所以从一八六三年起即設卡抽取盤金助餉，进一步加重人民負担，更瘋狂的向人民压榨。

到一八六〇年四、五月份，太平軍步步逼近无錫，无錫的地主恐惧万分，不得不再一次的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錫

金城守將守備將志善匆匆忙忙的整理團練，拼拼湊湊集合了二千多人，每逢一日、五日進行操練。

在清統治者和地主的殘酷壓榨與統治下，水利多年失修，并遭到人為破壞，生產荒蕪。因此在太平軍進軍江浙以前，長江下游遇到了連年災荒，哀鴻遍野，一片淒涼。如一一八五五年無錫發生旱災、蝗災，不僅稻麥無收，甚至連崇安寺中一顆十圍的大桑樹也被蝗蟲咬嚼得枝干枯死。這一年秋後來珠薪桂，人民生活無着。第二年夏天無錫一帶又是一場奇旱，千里赤地，連運河都干涸，商販運貨都改陸路，統治者調遣軍隊也全走陸路。與旱災相隨的又是嚴重的蝗災，不論高田低田沒有一處不受到災害。這種天災人禍交相迫在無錫人民頭上，弄得無錫社會經濟一片殘破，人民生活不下去了。要生存只有起來鬥爭，這種社會環境也就為革命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廣大人民奔集到太平天國旗幟下，積極擁護、支持革命。

一九六〇年春，忠王李秀成會合各路大軍肅清了江南大營，第六次解除清朝對天京的包圍。乘此戰駐紮，忠王又進兵江浙。清軍在太平軍雷霆萬鈞打擊下，紛紛棄城潛逃。這時江南失營潰兵逃到無錫的約有十分之六、七。這些散兵沿途搶掠，所過村莊都奸淫擄掠，人民恨之入骨。五月二十一日（閏四月初一）在無錫大橋街上，敗兵擁塞，駟馬雜亂到不能插腳。這一天清浙江總督何桂清也从常州逃到無錫，喘息未定，不久又聽到常州被忠王攻下，於是吓得失魂落魄，象喪家之犬一樣的急忙又從無錫向東甯逃。其他清將大官如和春、許乃釗等也都紛紛從無錫逃去。清朝的鎮將大官尚且如此，無錫的一些地方官則更可想而知了，當太平軍尚在進攻常州時，無錫的一些官吏就已拔腳逃走了。五月二十一日（閏四月初一）晚上，游擊富安將狗縛在鼓架上，第一個從惠山防地偷偷地跑掉。

了。隔了二天，无錫知县丁廷燮，金匱知县和暢会也都狼狽的棄城逃跑。丁廷燮跑到石塘灣被迫回，和暢会逃到常熟乡下在五月二十八日被常熟乡民逮住送到張澤橋。

在革命风暴的喊声愈来愈近的时刻，清朝官吏的慌乱逃窜和广大人民的渴望革命，积极准备迎接太平军的行动形成了一幅十分鲜明的阶级对比的图画。



忠王李秀成像

此像取自A. S. Lindley (Lindley) 所著“太平天国”一书。书中言及李秀成在石塘湾被擒，带到张泽桥，即一景。

图二 忠王李秀成象

二. 太平軍進軍無錫

太平軍攻占無錫決定性的一次戰役是高橋爭存戰。高橋位在無錫城西北約十里余，是無錫往常州的必經要道，該地三面都是水，旁邊有大運河貫通，陸路只有一條丈余寬的甬路可通，形勢險要，是無錫外圍的重要據點。如果用重兵扼守此橋，即不能飛渡。所以太平軍從常州來攻時，勢必奪取這橋，清兵也一定要在這裡堅守。

無錫統治階級的兵力主要是地主拼湊起來的團練，正式的防兵并不多，只有長龍船幾艘及數目不多的駐兵，而且在太平軍進攻無錫前都已逃散一空。清廣西提督張玉良由常州敗退到無錫後，與錫、金城守營守將蔣志善一起收集了一些江南大營的清兵及散兵游勇，準備據城頑抗，因此在四城門緊紮營寨，并以高橋作為前沿陣地，調配幾乎全部的兵力在河設下埋伏，扼守高橋，以阻止大軍進攻。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閏四月初八），忠王李秀成率軍由常州乘勝東下，直扑無錫。一路秋毫無犯，旗幟鮮明，刀槍耀目，隊伍整齊，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歡迎，人民紛紛以物資支援大軍。當部隊前哨行經高橋時，遇到清兵水陸二路猛烈的阻擊，同時清廣西通永鎮總兵劉季三也从宜興渡太湖前來助戰。雙方激戰一日一夜，清兵頑抗甚烈，太平軍一時不能渡橋。忠王見暫時堅攻不下，就一面繼續留下大量部隊在正面進攻，以牽制敵人主力；另一方面親自率領親軍護將在石塘灣附近連夜結筏南下，翻過惠山繞攻西門。清軍腹背受敵，水陸同時潰敗，逃向蘇州。一八六〇年五月三十日（閏四月初十日）上午，太平軍攻克無錫。忠王下令安民，休息二天，以準備攻取省城蘇州的更大戰役。太平軍攻占無錫

的胜利，对清統治者是又一次的重大打击。和春因无錫失守，恐慌和羞愧交加，逼得他自縊于潯墅关。

三、太平軍在无錫建立地方政权的过程

太平軍一进入无錫，当軍事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时，就在各乡貼了告示，闡明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旨和軍隊的紀律，与此同时又迅速的建立了地方政府，使无錫社会秩序很快轉入正常。今將太平軍地方政权的組織和在无錫建立地方政权的过程敘述如后。

大家知道，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形式采取的是軍政合一、兵安結合的政策。編制仿太平軍軍中的組織，以五家为一伍，有伍长；五伍为兩，設兩司馬；四兩为卒，設卒长；五卒为旅，設旅帥；五旅为师，設师帥；五师为軍，設軍帥。一軍总其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軍帥又受監軍統轄。群众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兩（二十五家），兩司馬在平时领导人民从事生产、政治以及宗教等活动；战时則組織动员群众投入战斗。从伍长开始到軍帥各級地方官統称为乡官。乡官产生的办法由人民公举，选举时不問出身、年齡，只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由上一級乡官提名就可以担任。这种政策在太平軍占領地区是普遍实行的，无錫当然也不例外。

太平軍占領无錫后，广大人民对革命政权十分拥护，他們踊跃参加各項政治活动，爭先恐后的交納物資支援革命战争。太平軍在无錫的基层政权領導者大都是农村中以前受奴役、被剝削的貧苦农民，他們一旦摆脱了封建压迫，在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并得以参加政权管理后，自然都积极拥护革命，为革命

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刘潭桥人樊玉田原来是一个撑船的佣工，太平军进入无锡后参加革命，最初被任命为乡官，由于办事能干和忠于革命，因此深得锡金第一任守将黄和锦的信任。后来曾率兵攻破青浦、南汇二城，因功封城天福。(註)以后又积功升到主将。最后无锡失守后被地主阶级捉住，送到府里遇害。这是千百万个劳动人民参加太平军、忠于革命的一个具体例子。

与广大人民群众态度完全相反，和革命政权站在敌对地位的是地主阶级。他们在太平军建立地方政权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破坏。在太平军初定无锡，革命形势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时候，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白头乡兵来对抗革命。当时无锡四乡东从后桥、安镇到望亭；北到江阴祝塘；东北至江阴顾山以及六里桥、祝社、甘露、方桥、谈家巷等地都成立起团练局，俗称白头局。他们对太平军不断进行袭击、骚扰。其中尤以荡口官僚地主华翼纶和河阳桥官僚地主傅宗瀚负责的二局最为嚣张、刁恶。由于地主反动武装的破坏扰乱，所以太平军初定无锡时政权力量还只局限于城里和近郊，四乡仍处在军事斗争的混乱状况下。

太平军为了保证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维护人民的正常生活，便迅速进行武装镇压。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清晨，太平军占领无锡还只有三天，北乡黄塘、門（文）村、馬鎮、西楊桥等地反动武装近万人向太平军进行兇恶的反扑，扬言要攻陷无锡城。太平军只用十余名骑兵和一百多名步兵展开反击，双方刚刚接触，那些反动武装即被打得四散奔逃，当退到馬鎮桥时，他们企图在桥頑抗，在桥北堍列下大队枪手阻击，太平军

註：太平军后期封爵王以下为天將、副將、主將，再下又有义、安、福、德、安、侯六爵。

十余名骑兵在桥南稍稍整理就一冲而过，把百倍于己的敌人冲得狼狽而逃。同一天，反动地主顾颉在芙蓉山也率领白头乡兵对太平军小股部队进行袭击，太平军最初因未加防备，所以稍受损失。到六月十三日，太平军调集了较多兵力对这地主武装进行扫荡，一举就将它击溃，当场生擒顾颉，就在当地把他处决。

其他地方如张泾桥、鸭城桥、扬名乡等，太平军与反动地主武装也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为了惩诫这些反革命武装，太平军对他们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将抓到的反动地主及其武装在逢路过桥时杀头号令。如一八六〇年六月十一日太平军反击地主武装时，就在新塘桥到寺头的每条路口共斩首十余人示众。

除陆上有反动武装外，水上还有金阿狗率领的无赖流氓组成的青头。金阿狗原名金山，扬名乡人，出身惯匪，太平军攻下无锡时刚巧犯罪囚禁在狱中，太平军打开监牢后，他才获得自由。最初太平军误以为他被清政府关在牢里是反抗清统治者的，因此委派他担任本乡乡官。可是他劣性不改，又公然搶劫百姓，錫金守将黄和錦傳諭教育他数次，金阿狗非但不改，反而勾結当地地主团练，恩将仇报，危害革命事业，黄和錦见他无法教育，就把他撤职。这样，金阿狗就召集无赖流氓，头扎青布，号称“青头”，以搶船数十余条，横行在太湖中，搶劫太平军运输船只和过往客商。如一八六三年六月四日（阴历四月十八日），太平军二千余人由宜兴經太湖开往浙江湖州，途遇暴风，停泊在五里湖中，当夜水气弥漫，月色昏暗，金阿狗率领三十余条搶船向太平军攻击。太平军未曾預防，在慌乱中落水死的很多，少数被俘虏。太平军对这批散匪积极进行了扫荡，最后把他们赶出了无锡。

在打击地主反动武装的过程里，太平军紧紧依靠人民，孤立敌人；广大群众也积极拥护太平军对地主武装的反击，纷纷参加打击地主武装的斗争。如一八六三年六月四日（阴历四月十八日），太平军驻南桥守军一百多人出动打击“青头”时，人民群众参加的也有一百多人，有些人手提双刀，互相招呼，一点也不勉强。

在太平军军事威力的打击下，各地地主武装慢慢地都销声匿迹起来；到一八六〇年六月底七月初，各乡人民都纷纷置办实物进城慰问太平军。太平军接受了各地人民的慰劳，也派人下乡安抚百姓。到同年年底，部分地主团首见大势已去，也不得不向太平军纳款降服。少数极顽固的地主如华翼纶等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全家逃到上海去了。太平军的势力从此逐渐在四乡也深入巩固起来。

由此可见，太平军在无錫建立地方政权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在打击和消灭地主武装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扩大和巩固起来的。太平军在无錫建立地方政权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与地主武装进行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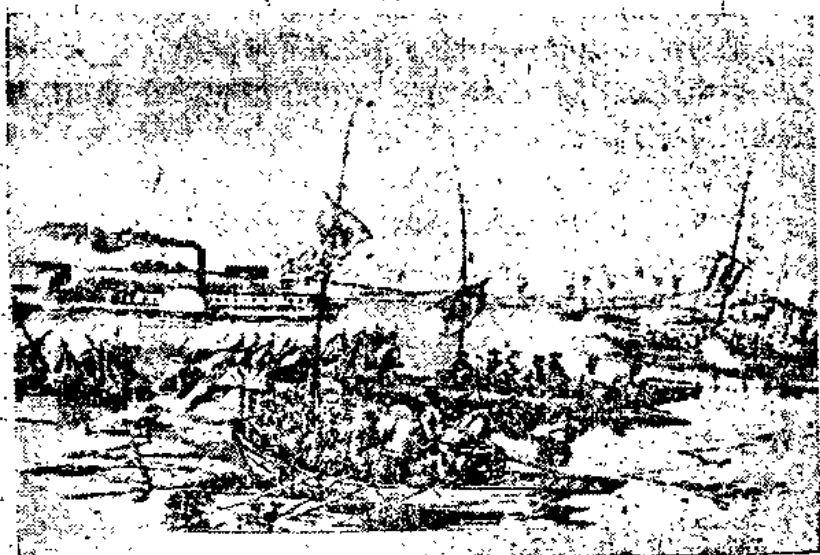
乡官之上是监军（相当于知县）和总制（相当于知府），称为守土官。清初无錫划分为无錫、金匮二县，太平军占领无錫后仍照原来划分的地区分设了无錫、金匮二个监军。无錫监军名华二，米业职工出身，太平军进入无錫后参加革命，后被委为无錫监军，监军局设在北乡堰桥。金匮监军姓黄名顺元，猪业出身，在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一日革命转向低潮时经不起考验，交节投敌，监军局设在东门外东亭镇。

无錫、金匮二县监军又都属于太平军锡金守将领导。锡金第一任守将是济天义黄和锦，一八六三年四月调离无錫。接任的是潮王黄子隆，潮王是锡金最后一任的守将，也是与无錫城

共存亡的將領。

錫金寺將府在藥師堂（原地主朱景芳的房子中），布置得雄偉森嚴，氣象萬千。在南門直街一帶則是太平軍各館，熱鬧非常。

應該肯定，太平軍在無錫建立地方政權時所走的階級路線基本上是依靠中下層被壓迫的農民大眾，但在建設政權的過程中也曾不自覺的犯了一些錯誤，即容納了一部分旧政權人物參加政權，如利用原来的乡图里正充當乡官。这些乡图里正在当时农村中即使不是地主也往往是一些富农二流子之美，他們虽然对本乡情况比較熟悉，但大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反动性。历史事实表明，后来由于太平軍忽視或放縱了对这些人的教育改造，因此弄得政權內部不純，这些階級異己分子在暗中進行破坏，動搖了基層革命政權的基礎，使太平天國遭到了損害。



圖三 大橋角戰役

四. 太平軍在无锡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

太平軍占领无锡后，曾积极地推行了一些革命措施，这些措施除中央统一颁布的政策外，也根据无锡的具体情况，施行了一些新的办法。现在就太平軍在无锡的土地制度、科举考试以及商业税收等三方面分别叙述于后：

(一) 土地制度

太平天国基本的土地政策是一八五三年在天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制度最根本的原则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具体的做法是将天下的田按照每年二熟收成的多少分为九等，然后再按照人口和不同的年龄进行分配。这个政策如果能彻底实行，则它的结果将起着扫荡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从而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可是由于这个办法是一种产生于小生产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在当时既没有实行的客观条件，也远远脱离实际，因此无法实行。既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无法实行，就必然要有另一些新的办法来代替。这样，就在江浙等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

太平軍在无锡究竟是否领导过农民进行分田，在文献上没有记载。但从民间流行的歌谣与口头传说来看，却明显的存在着分田的痕迹。如苏南农民在解放后还是这样唱：

“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侬农民大恩人，
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侬把田分。”

(袁飞收集：“歌颂忠王民歌”，

1951年7月29日“苏南日报”。)

这首歌谣虽然已掺进了解放后的一些口语成份，但从这个事实在农村中流传了这样长久来看，不会是完全虚妄的。又如

一九二八年无錫南門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貧苦老农对人讲起太平軍当年的情况时还兴奋的說：

“他們(指太平軍)那时說救我們窮人，真正把地主都赶走了，將田地分給我們沒有田的人。……人家(指地主階級)罵长毛，‘长毛’對我們却是好啊！”

(張香鳴：“太平天国史”1933年版)

从上面二个民間口头傳說来看，廣大人民一直在追念着太平軍。由上可見，当太平軍剛进入无錫，在进行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战争的同时，曾部分地短时期地領導过农民剝夺地主的土地。后来，当各地政权建立和巩固起来以后，太平軍就开始从法令上来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規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据佚名“平賊紀略”一书記載，一八六〇年六月(清咸丰十年五月)，金匱監軍下令各級乡官編造戶口，每戶发给門牌，然后“令农民不分业、佃，随田納款。”这种規定就彻底粉碎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間的界限，不分业田与佃田，只要是誰种着，誰就可以直接向太平軍政权交粮納款。这样，結果必然会造成廣大的佃农把原来向地主租进来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

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行了一个时期后，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沒有繼續貫徹下去；到1861年6月以后，又改变为重新按业田、佃田登記，并允許地主在一定限度內可以收租，更規定如果佃戶抗租不交，地主可向太平軍地方政权申請“押追”。

这个政策改变的具体过程是这样：太平軍占領无錫后第二年六月(即1861年6月)，在东門外亭子桥設立錢糧局重新办理土地登記，規定业田佃田分別造册完粮，由所有人自行申报，然后由太平軍发给田凭。(无錫現存的田凭有忠王发给金匱县